


白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叔 袒 译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chevron pattern surrounds the entire page. In the center is a rectangular frame with ornate, symmetrical scrollwork at the top and bottom. The top scrollwork features a central floral motif with leaves and scrolls. The bottom scrollwork is a mirror image of the top. The frame is divided into two horizontal sections.

集 選 琴 斯 夫 退 思 陀

夜 白

陀思退夫斯基選集

白 夜

(全譯本)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實價國幣叁元五角整

著 者 俄 · 陀思退夫斯基

譯 者 叔 夜

發行人 陸 夢 生

發行所 **文光書局**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三一八號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漢 口 重 慶 成 都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滬)

第一夜

這是一個奇怪的晚上，親愛的讀者，這樣的夜晚祇有在我們年青的時候才可以遇到的。天空有那麼多星星，是那麼明朗，抬頭望着，你會不禁自己問着，是否很多乖戾反復無常的人也能生活在同樣的天地呢？那是幼稚的問題，親愛的讀者，非常幼稚，可是主却常常將它放到你的心上！……講到乖戾反復無常的人，不得不令我追憶着那段日子中的情景。從清晨起，我已經被一種奇怪的絕望緊緊地壓着。我突然感到自己很孤獨，每個人都捨棄我遠離我。當然。任何人都有權來問「每個人」是誰的。雖然我在彼得堡住了幾乎八年，而却沒有一個相知的朋友。我為什麼需要深交的友人呢？我和彼得堡所有的人們都要好，那就是為什麼我感到他們似乎都在離棄我，當整個彼得堡的人都整理行裝而要與他們夏

日別墅的時候。我害怕被孤單地留下，有三整天我在城裏到處徘徊，帶着難以解說的悵鬱，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我走進尼夫斯基，走到河岸邊的公園，那裏，終年都遇不到一張熟悉的面孔。他們當然不認識我，而我却認識他們。我親切地認得他們，我幾乎對他們的面孔都有研究而且很歡喜，當他們在一朵雲下快樂和憂愁的時候。我結識一個每次祝禱日在芬坦卡同一個時候遇到的老人。是那麽一付尊嚴深思的相貌，他時常揮舞着自己的左臂。低聲對自己說話，右手握着一根長有節的上面鑲着金球的手杖。他也同樣注意我，給我溫暖的友情。如果偶然有一次在芬坦卡祈禱時沒有見到他，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會感到十分的難過。因此，我們幾乎彼此傾心。特別的當我們兩人的性情都很溫順的時候。有時，當我們接連兩天不見而第二天遇到時，我們彼此認真地觸一觸帽沿。垂下手，交換着依戀的眼光，然後分開。

我也認得他們的屋子。當我經過時，好像他們都跑到街心從每個窗口來看我，說着：「早安！你好嗎？多謝上帝，我很好，五月裏我會得一個好消息。」或

者，「你好嗎！明天我得再修飾一下；」或者，「我幾乎被燒死，受了很大的驚嚇。」等等。在他們之中有幾個是我敬愛的人。有幾個是要好的朋友：有一個今年夏天被建築師很看重。爲了要看工作是否有錯誤，每天我都要去一次，上帝會禁止的！但我永不會忘記關於那間美麗的照着粉紅色光彩的小屋的事情。它是那樣美妙可愛的一間小磚屋，而在我看來却很高大，對於它的醜陋的鄰居是那麽值得驕傲。無論什麼時候經過時，我的心都充滿了愉悅。突然在上星期我經過那條街而看見我的朋友屋子的時候，我好像聽到一個悲哀的聲音，「他們在把我塗成黃色了！」那些惡棍！野蠻的人！他們沒有放過什麼，甚至一根柱和屋簷，於是我的小朋友像金絲雀一樣黃了。看了幾乎使我生氣。從那天起，我再沒有勇氣去訪問我那粉着天藍顏色的可憐相的朋友了。

所以，親愛的讀者，現在你可以明白，我對整個彼得堡發生了怎樣的感情。我已經說過，在我猜出自己不安的原因以前，我已感到了三整天的煩惱。在街上我感到很不舒服——這個走了，那個也走了，其餘的人現在又怎樣呢？——

在家裏，我好像自己已經不是自己了。有兩個晚上，我腦筋迷惑地想着到底我的住所發生了什麼變故；爲什麼在裏面我會感到這樣的不安。在困惑中我仔細審看那污穢的綠色的牆，我的天花板蓋滿了蜘蛛網，這是瑪特羅娜成功的慫恿的結果，我尋覓所有的傢俱，細察每一張椅子，奇怪是否我的煩惱裝在裏面（因爲如果有一張沒有放在原來的位子，我便會起了懷疑）。我望着窗口，可是都沒有用……我並沒有因此而好過些！我甚至想着叫瑪特羅娜來，父親似的警戒她對於平日的污穢和蜘蛛網的不在意；但她祇睜大眼睛奇異地望着我，沒有說一句話又走開了，蜘蛛網直到現在還是很安逸地掛在那裏。直到今天早晨我才發覺她這種錯誤。噫，啊唷，他們都在從我這裏逃走，而要到他們的夏天的別墅了！拋開這種瑣碎的事吧，我沒有心情來講好話……因爲曾經在彼得堡的一切事物都變了，或者正在爲了假日而變；因爲每個高貴可尊敬的，有馬車的在我眼前一忽間變成眷屬的家長的上流人，在日常的責任完畢之後，已去夏人別墅，投到家庭的懷抱；因爲每個行人現在都帶着一副特別的神氣，似乎向每個遇到的人說：「我

們祇在這裏一刻了。先生，兩點鐘之後我們便到別墅去。——如果一個窗門偶然被雪白可愛的手打開，輕輕拍着窗，一個美麗的少女的頭伸出來了，叫買小販的盆花——即刻，我猜想，那些花不僅買來當作悶氣城市住宅的春天的欣賞裝飾，而且他們不久下鄉時也可以一同帶去的。還有什麼，我在新的特別的研究方法中很進步，我可以從每個人的神氣中正確的判斷他正住在那間別墅。卡曼尼和亞笛卡斯基島或者彼得霍夫路的居民，他們那種態度的優雅，時髦的夏裝和他們駕駛進城的華貴的馬車，都被人們注意。到伯戈羅窩或更遠的客人，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們那種正直的高貴的儀表；到克列士托夫斯基島的旅行家常常因為他們的不可抑制的愉快的樣子而被人認識。如果偶然遇到一長列貨車夫，車夫握着疆繩慢慢地走着，旁邊的貨車裏，傢俱，桌子，椅子，褥椅，沙發，和種種家庭用具堆成了大山，頂上常常坐着一個年衰的廚子來看守着主人的財產，好像那些東西是他眼中的蘋果；或者如果我看見小船載重着傢私沿着尼瓦河或芬坦卡河向黑海或島岸爬行——我看來，船比貨車重十倍，百倍。我猜想每一件東西都在搖動，每

一件東西都在整齊的貨車裏被裝到別墅。彼得堡似乎將漸漸變得空曠。我感到很難受，憂悶而且悲哀我沒有地方過我的假日，沒有理由離開這裏。我正準備着要同每輛貨車離開，跟每個可敬的紳士一塊駕着馬車走；可是沒有一個人——完全沒有一個人——邀請我；似乎他們已經忘記我，似乎我是一個他們不認識的陌生人！

我長久地散着步，繼續地走，像平常一樣，忘記了自己走到那裏，當我突然發覺已經走到城門口的時候，忽然我的心緒大暢，我通過柵欄走到許多麥田和草地的中間，不再感到疲勞，而覺得好像正在放下一個靈魂上的重担。所有的行人都給我一瞥友情的目光，似乎他們在歡迎我，在爲了什麼事情而歡喜。他們都抽着雪茄煙。我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快樂。忽然我宛若已經到了意大利——像我這個半病的幾乎被窒息在城牆裏的城市人對於自然的熱愛是異常的強烈。

什麼東西在彼得堡的周圍不可思議地和自然接觸，當春天到來時，她發出她所有的天所賜給她的力量和權威。當她長出了葉子，用花朵來裝飾和燦爛她自己

的時候。……不知爲什麼，我總不能禁止自己想起一個柔弱的患了肺病的女孩，對於她，我有時同情，有時施以憐憫的愛，有時却又沒有一點關心；雖然由於偶然的機會，在一剎那間她變得難以形容的可愛，豔美，動人，使人發狂，可是我及禁不住問着自己，什麼魅力使得這些悲哀的憂傷的眼睛閃燃着這種愛火？什麼東西召喚着血液充滿了那蒼白帶病的雙頰？什麼東西使那溫靄的容貌沉浸着熱情？什麼原因使得這顆心這末起伏不定？什麼有力的東西突然將生命和美麗帶到那可憐的女孩的面前，使得她亮出這樣可愛的笑容，亮着那麼明朗的迷人的歡笑？你周圍看看吧，你找尋一個人，你推測……但是這一刻過去。第二天你再遲到時，也許，那同樣的憂傷凝神的容貌一點沒有改變，同樣蒼白的臉，同樣溫和怯弱的動作，甚至悔恨的嘆息，爲那一忽間的激憤而惹起致命憂傷和懊惱的痕跡……你哀傷那頃刻的豔麗凋謝得太快而永不轉回頭，而它又是那麼狡詐地虛僞地在你面前閃動，爲你沒有機會愛她而哀傷……

我的黑夜畢竟比白天好！這就是事情的經過。

我轉回城裏很遲。當我向着自己的寓所走時已經敲過了十點鐘，我的歸路是沿着河堤走的，那裏，在那個時刻你永遠不會碰到一個人。我是住在一個離城很遠的角落裏。我唱着歌沿着河堤走，因為當我快樂的時候，我常常自己哼着，像每一個沒有知己朋友來分享快樂的人。忽然，我發生一件料想不到的事情。

一個女人斜倚着河邊的欄杆，肘子擱在欄杆上，顯然地在集中精神注視河裏多泥的水。她戴着一頂很動人的黃色帽子和一件活潑的小黑斗篷。「她是一個少女，我敢相信他一定有什麼秘密的事情。」我這樣想。她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腳步聲，甚至當我帶着劇烈悸動的心和屏住呼吸走過時，她也沒有一下輕微的移動。

「奇怪，」我想：「她必定被什麼事深深的吸住了，一即刻，我像化石般停住了。我聽到一種細到幾乎聽不見的啜泣。對啦！我沒有聽錯。那女孩正在哭泣。一分鐘之後，啜泣一陣比一陣利害了起來。仁慈的上帝！我的心沉重了。我對於女人向來很胆怯，尤其又是在這種時候！……我扭轉身子，朝着她走。如果不是從許多俄國的社會小說中知道這種稱呼，我無疑地一定叫出「夫人」了！這

種考慮阻止了我。但當我正尋覓着話頭時，她獨自地走開，注視周圍一下，垂下眼，溜過我的身旁沿着河堤走。我立刻尾隨着她；但她揣度出我在後面跟隨，便離開河堤，橫過馬路而沿着鋪道走。我不敢橫過馬路去跟她。我的心情忙亂得像一隻被捉的小鳥。就在那時，一個機會又幫助了我。

沿着鋪道的同一個方向，離女人不遠的地方忽然走來一個穿着晚服的高貴年齡的男子，雖然沒有高尚的馬車；他正在搖搖欲倒地小心地倚牆而行。那女孩像枝箭樣筆直飛跑，帶着怯懦的迅速的，如一般女孩一樣不需要任何人在晚上自願效勞陪同她們回家的心情，無疑地這個搖搖欲倒的男子不會追隨她，如果我的幸運沒有提醒他的話。

突然，沒有說一句話，那男子急速地向那不知名的女孩直追，她風一般向前直跑，但那搖擺的人已經追到她。女孩迸出一聲尖叫，於是……我祝福自己的幸運。爲了那根偶然在我右手中拿着的寶貝手杖。一閃眼間我已經走到那鋪道的另一旁，一剎那之後，那冒瀆的男子已經被我代替了他的位置，他一個字也不

說地走開，祇是在我們離得很遠時，用很響的話語來對付我。但他的話我們並沒有聽清楚。

「你的臂膀給我，」我對女孩說。「這樣，他再不敢煩擾我們了。」

她挽着我的臂不說一句話，仍然帶着激動和恐懼的顫慄。呵，頑強的先生！這時我是怎樣地爲你祝福呵！我偷偷瞧她一眼，她很動人而且靜默——我沒有猜錯。

在她黑色的睫毛上依然閃亮着一顆淚星——由於她剛才的恐怖和憂傷——我不知道。但同時也有一絲微笑掠上她的唇皮。她也偷偷瞧我一眼，羞澀地紅了臉低下頭來。

「喂；你看。爲什麼你要把我趕開？如果我在這裏，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但我不認識你；我想你也……」

「噢，你現在認識了我嗎？」

「一些些！現在，譬如說吧，你爲什麼顫抖？」

「嘿。你第一次猜得真對！」我回答。很高興那女孩的聰明，和美貌的女人作伴時，是不適宜這樣說的。「對了，祇要一看。你便可以猜出我是什麼人。的確的我見了女人很害羞，我不否認我很慌亂，像一分鐘前那紳士恐嚇你一樣。現在我有点害怕。那好像一個夢，在睡眠中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跟任何女人談話的。」

「什麼？真的？……」

「不錯；如果我的臂膀顫抖，那是因爲它從來未曾被像你這樣可愛的小手挽過。我對於女人的確是個外行；那是因我從未這樣用過我的感情。你看，我是孤單的……我甚至不知道應該對她們說些什麼。這麼，我不知道我是否說什麼話見笑於你！坦白地告訴我。我預先向你保證我是不輕易見怪別人的？……」

「不，不，沒有什麼，這恰恰相反，假如你原諒我坦白的說。我告訴你，女人正喜歡男子這種羞怯；你如果想知道更多些，我也一樣高興說，我不會趕開你，直到我回到了家。」

「你要使我，」我說，歡欣得屏住了氣，「消失了我的羞怯，那麼，再見吧，我一切的機會……」

「機會！什麼機會——那種機會？那可沒有這樣稱心的。」

「請你原諒，我很抱歉，這祇是我的舌頭一時滑錯了；但你怎麼能夠希望一個人在這樣的時候沒有企圖……」

「被愛，呢？」

「對了；但爲了上帝的原故，施點恩吧。想想我是什麼人！我二十六歲，可是從沒有愛過任何人。我怎樣才能說得好，說得圓滑，而且扼要呢？我公開地告訴你一切，那會使你較好些……當我的心正在說話的時候我不知道怎樣安靜下來。哦，不要緊……相信我，沒有一個女人，從來有沒，沒有，沒有任何知己的朋友！每天除了夢想，最後遇到什麼人，沒有作什麼。吶，如果祇要你知道我常常用一種什麼方法來戀愛……」

「什麼方法？跟誰？……」

「呸，沒有跟誰。跟一個幻想、跟我夢中見到的人。我在夢中創造我的完整的戀愛。咳，你不了解我？當然這是真的，我會經遇見過兩三個女人，但她們是那類女人？她們都是女房東，所以……：我想一定使你發笑，假如我告訴你我好幾次想說話，祇是想說說話。對一些在路上的貴族的婦人、當她獨自一個人時，我很需要講；當然，胆怯地、熱情地，恭敬地向她說；告訴她我正在排遣寂寞，請求她不要將我趕開；說我沒有這種幸運跟任何女人結識；感動她不要拒絕像我這樣一個沒有勇氣的怯懦的祈求者，那是婦女們應盡的責任。事實上，我所要求的就是這些，她會像姐姐般同情地跟我說幾句話，不拒絕我；而且會信任我，聽我說話。也許高興時她會笑我，鼓勵我。對我說兩句話。祇祇兩句。甚至以後我們永遠不再相遇！……：你在笑了。雖然，那就是爲什麼我要告訴你……：」

「不要煩惱，我不過笑你做自己的敵人。如果你肯試試，你必定會成功的，或者。事情雖然是在街上發生，越簡單越好……：沒有所謂好心的婦人，除非她很笨，不要在這時候苦惱更多的事情，否則。她會逐開你，不說一句話……：但

我在說些什麼？當然她會把你看成一個瘋人。我按照自己這樣判斷；關於別人的生活我能夠了解很多。」

「呵、謝謝你」。我叫道：「你不知道你現在已經給了我什麼！」

「我很高興！我很高興！可是告訴我你怎樣發現我是那類女人。對於她……好，你以為誰值得……：另眼看待，而且跟她發生友誼……：實際上，沒有一個女房東如你所說的？什麼原因使你決心來追我？」

「什麼原因使我……：你是單獨走的，那個男子也太無禮了，這是晚上呀。你必須答應這是一個責任……」

「不，不，我起先已經表白，在另一方面——我知道你是存心來跟我。」

「另一方面？真的我不曉得怎樣答復你。我害怕……：你知道我今天很快樂嗎？我走路時唱着歌。我走到鄉村裏。我從沒有遇過這樣愉快的時候。你……：也許是我的幻想……：原諒我提起它。我猜你剛才在哭，而我……：我不能耐着性聽它……：它便我的心痛……：呵，我的天呵！真的，我可否煩擾你？像兄

弟樣同情你真的沒有害處……我求你的寬恕，我說同情……嚶，一句話。你真的不會因為我無心的衝動而憤怒？……」

「住口，那已經夠了，不要再提到它。」少女說，垂下眼皮，握緊我的手。「剛才說這些都是我的錯；但我很歡喜不被你誤會……這裏快到了我的家，我得走進離這裏兩步的轉角……再會。謝謝……」

「的確……的確，你不要責備……我們是否永遠不再見面了呢？……實在這不是結局吧？」

「你瞧，」少女說，格格地笑着，「最初你只需要兩句話，而現在……無論如何，我不會再說什麼了……也許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

「明天我一定來這裏，」我說。「噫，原諒我，我又在提出我的要求了……」

「是的，你太不能忍耐……你簡直在固執。」

「聽，聽呵！」我截斷了她。「請容許我告訴你一點別的事……我告訴你什麼，明天我不能不來這裏，我是一個夢幻者；像現在這樣真實的生命的時辰我

很少有。因爲它太珍貴，所以我忍不住再一次步入夢境中。我將整夜地夢想你，整個星期。整年。明天我一定來，就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我會因追憶今晚的事而愉快。這個地方對我是太寶貴了。在彼得堡我曾經有兩三個這樣的地方。我會因爲回憶而掉淚……像你……誰知道十分鐘以前你是不是因爲回憶什麼事而哭泣……可是饒恕我，我又忘記自己了；也許你在這裏也曾特別快活過。……」

「很好，」少女說，「說不定我明晚也會來這裏。也是十點鐘。我想我不能禁止你……事實上，我得來到這裏。不要以爲我在跟你訂約；我得向你聲明我之所以明天要來這裏是爲了我自己的緣故。但是……好，我坦白告訴你。你是否來我絕不介意。首先，也許明天也像今天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可是千萬別計較它。……總之，我會真誠地高興見到你。……向你說兩句話。祇是：記着，你現在不要想些關於我的更不好的事情！不要以爲我這樣爽朗地跟你訂約……我不會這樣，除非……讓它在我這裏保守秘密吧！祇是一個契約……」

「一個契約！說吧，告訴我，都預先告訴我吧；我同意一切的事情，也爲一

切事情而準備一，我喜歡得叫了起來。「我答復我自己，我會服從一切，可敬的……你了解我……」

「那正因為我了解你，我請求你明天來。」少女笑着說。「我清楚地了解你。但記着你要因這種情形來，在第一個地方（好好地，依照我所說的做——你看，我說得很坦白，）你不必墮入我的情網……那是不可能的，實在對你說，我很願意我們成爲朋友，這裏是我的手……千萬別愛上了我，我請求你！」

「我敢發誓，」我叫，緊握着她的手……

「得了，別發誓，我知道你像火藥般預備爆發。不要爲了我說這些而以爲我不好。如果你知道……我也一樣，沒有一個我能對他說話和聽取他的意見的人，自然囉，你不能從街上找尋忠告者，而你却是例外。我認識你，好像我們是二十年長久的朋友……你不會欺騙我，會不會？」

「你看吧……唯一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怎樣度過這二十四小時。」

「酣熟的睡眠，再見，別忘記我已信託你了。但你剛才叫得這樣的巧妙，」

的確一個人不能對任何感情負責，甚至對於兄弟的同情！」你知道，這話說得這樣奧妙，這種信念即刻觸動了我，那我就可以信任了你？」

「爲了上帝請你信託我；但關於那方面？什麼事情？」

「等到明天吧。同時讓它秘密好了。對你有這麼多的好處；它會給你溫柔的戀愛的恩惠。也許明天我會告訴你，也許不……我得預先和你談一些；我們如能彼此理解更好……」

「哦，很對，明天我得將我的一切告訴你！可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似乎一個奇蹟已經降臨給我了……我的上帝，我在那裏？來，告訴我，你不是生氣在見我的第一刹那沒有像別的女人一樣向我發怒，沒有把我趕走？在兩分鐘之內你已造成了我永久的快樂。對了，幸福，誰知道，說不定你利用我來安慰我自己。解決我的困難！……說不定這樣一個時候會來找我……但明天我一定完全告訴你，你會知道一切。一切……」

「好得很，我同意，你準備吧……」

「贊成。」

「再見，等到明天！」

「到明天！」

我們分手了。我在路上走了一整夜；我沒有辦法抑制自己的心情走回家去，我是多末的高興呵……：明天！

第二夜

「哈，你已經來了！」她說，緊捏着我的雙手。

「我已在這兒等了最後的兩點鐘。你不知道我這一整天是怎樣過的。」

「知道，知道，不過爲了義務。你猜怎末我來了？別說呆話，像我昨天似的：告訴你，我們對於將來必定要處理得更理性些。昨晚我對這事想得很多。」

「以什麼方法——以什麼方法我們更有理性的處理？我自己是同意的：可是，真的，再沒有什麼在我生活中遭遇的事情比這件事更理智了。」

「真的？在第一個地方 我請求你不要握得我的手這樣緊，其次，我讓你曉得我今天耗費了很長久的時間來想你，而且自己感到很躊躇。」

「結果怎樣？」

「結果怎樣？結局就是我們必定一切重新開始。因為今天來這里之後，我到底還不清楚地認識你；昨天晚上我的態度像個孩子，像小女孩；自然，事實是這樣，那是由於我柔弱的應該責備的心——那就是，我為我自己歌唱——像一個當檢討自己的行為的人在最後常常所做的一樣。而且因此改正了我的錯誤，我決心在很短的時間內研究出你的一切。但因為我沒有一個能夠研究什麼的人，你得完全告訴我你自己的事情。愛，你是那一種人？來，趕快——開始——告訴我你的全部歷史。」

「我的歷史！」我驚懼地叫着。「我的歷史！誰告訴我我有一段歷史？我沒有歷史……」

「那末你以前怎樣生活的？假使你沒有歷史。」她打斷了我的話，大笑着。「的確沒有任何歷史？我生活，像他們所說的，自己陪伴自己，異常地孤

獨——孤獨，完全孤獨，你懂得孤獨的意思嗎？」

「怎樣孤獨法？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從來未了解過任何人？」

「噯，不，當然我了解過很多人；但我依然是孤獨的。」

「怎末，你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談過話？」

「嚴格地說，沒有跟誰。」

「那你是什麼樣的人？你自己解釋吧！等等，我猜；像我一樣你有一個祖母。她的眼已經瞎了，總不肯讓我到任何的地方，因此我幾乎忘記了應該怎樣跟人談話；兩年前當我頑皮地惡作劇時，她覺得我太沒有管束，於是叫我過去將我的衣服跟她的釘在一塊。從此以後，我們都是那樣坐着；她雖然瞎，但天天在織物，我坐在她身旁縫紉，或者高聲朗誦故事給她聽——這樣一個奇怪的習慣已經繼續了兩年。我時時得跟她用針扣在一起……」

「我的天呵！那是多末的不幸！可是不，我沒有一個這樣的祖母。」

「那末，爲什麼整天坐在家裏？」

「聽吧，你希望明白我是什麼樣的人嗎？」

「當然，當然！」

「嚴格來說？」

「最嚴格地說。」

「很好，我是一個典型！」

「典型！那類典型？」少女叫了起來，大笑着，似乎她一整年來沒有過笑的機會。「對啦，跟你談話是很有趣的。你看，這兒有個位子，我們都坐下好了。沒有人經過這里，也沒有人會聽到我們的談話。那末，開始你的歷史吧。你剛才說的並沒有什麼，我知道你有一段歷史；祇要講出你所隱瞞着的。開始呀，什麼樣的典型？」

「典型？典型就是一個怪人，是一個荒謬的人！」我說，被她孩子般的笑感動了。「這是一種脾性，你知道一個夢幻者有怎樣的妄想嗎？」

「夢幻者！我希望知道。我自己也是一個夢幻者。有時，當我坐在祖母身旁時，一切的事情都一同湧上我的腦來，噫，當一個人開始夢想另一個人而讓自己的幻想跟着那人跑的時候——喇，我跟一個中國的王子結婚！……雖然有時夢是

好事！可是天曉得！特別當你有什麼東西要在夢中幻想的時候。」少女說，這時，空氣變得很嚴重起來。

「妙極了！要是你已跟一個中國的王子結婚，你會十分解瞭我。來……祇祇一分鐘，我還沒有知道你的名字。」

「終歸會知道，這事你不必太急！」

「呵，我的天！我感到很快樂，似乎……」

「我的名字是納絲典加。」

「納絲典加！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怎麼，這還不夠？你這不滿足的人！」

「不夠？相反的，這已經很多了，很多了，納絲典加，仁慈的女孩，似乎最初你是爲了我而叫納絲典加的。」

「對啦！好吧？」

「好，聽吧，納絲典加，我來講我荒謬的歷史了。」

述，——

我坐在她身旁，裝出矜持而又嚴肅的態度，開始像朗讀原稿一樣的講

「彼得堡有一個奇怪的角落，納絲典加，雖然你沒有發覺它。似乎同一的太陽照耀遍了彼得堡，但卻沒有窺進這片地方。這裏像另外一個太陽特別被約定爲這一個角落以另一種不同的光來照射這個地方的一切，在那裏，親愛的納絲典加，那裏所居住的完全是許多不同的生物，跟在我們周圍騷動的生物完全不同，而同時，這些人似乎生存在不知名的國土裏，而并不生存在我們這個危險的，極度危險的時代。對了，那些生命是一些純粹空想的熱心的靈魂的混合物，帶着（哎呀！納絲典加）污濁的平凡，而又不是說話不負責的平民。」

「噫，天呵！這樣的開端！我聽了什麼呢？」

「聽着，納絲典加。（在我，我是永遠不會因叫你納絲典加而厭恨的，）讓我告訴你這些地方裏住着的奇怪的人民——夢想家。夢想家——假使你需要一個正確的定義——不是屬於人類，而是一種介乎人神之間的動物。他大概是居住在

不可接近的角落，像在躲藏着日光，他曾一次溜入這個角落，在這面像蝸牛一樣地生活，也許，無論如何，他在裏面的地位就像烏鴉那種惹人注意的動物一樣。你爲什麼猜想得出他非常喜歡圍着他的那四面漆着不變的綠色，污穢陰暗和不可恕地蒸發着煙草的氣味的牆？爲什麼當這個可笑的青年接待他極少數知友（他驅逐所有的朋友結束他的交識）中的一個訪問時，爲什麼這可笑的人非常困惑，變了面色而顯得這樣狼狽？似乎他剛剛在他的四面牆裏犯了什麼罪，似乎他僞造什麼鈔票，或者似乎他正在寫一篇詩用一封隱名的信送給一個刊物，在信裏他說那真正的詩人已經死了，他的朋友以爲有發表他的作品的神聖責任。喂，納絲典加，你說，爲什麼在這兩個朋友中間不容易引起談話？爲什麼沒有人大笑？爲什麼這個平常很愛笑，愛講話，愛談論女人和其他興奮話題的困惑的新來者這時不會說一句活潑的話？爲什麼當這個朋友（也許是第一次來尋訪他的新朋友——因爲他絕不會來第二次的——）望着主人那付陰沉的面孔時會這樣迷亂，結舌，雖有才智而說不出話來？在變色中主人變得非常軟弱而茫然不知所措，在巨大的但無

代價的努力後想使得事情平靜，使談話有生氣，顯示他上流社會的智識，同時也談論女子的種種問題；他想用這種謙卑的企圖使這個可憐的像出水的魚一樣已經錯訪他人的快樂。爲什麼這個青年忽然記起一些很緊要的事情而立刻奪過他的帽子，從那正在極力表示歉意和企圖挽回自己的簡慢的主人的溫暖的緊握中掙脫兩手匆匆地出去？爲什麼這個朋友走出門口時會冷笑，並且起誓從此不再來看這個奇怪的動物——雖然這奇怪的動物，其實是一個好人？」

「噯」，納絲典加打岔了我的話，她一直都在張大了眼睛和小口詫異地聽着我說。「噯，我真不明白事情的真相是什麼，爲什麼你要問這些許多古怪的問題；我僅僅知道的就是事情快要發生了，趕緊說下去吧。」

「那自然。」我答，樣子很嚴肅。

「既然這樣，繼續吧，」納絲典加說，「因爲我急於要知道事情的結局。」

「你要知道，納絲典加，知道我們的英雄，即是我——因爲整個事件中的英雄是我自己——在那個地方怎樣作爲嗎，你要知道我爲什麼慌張而且被這不速之

客弄得煩惱一整天嗎？你要知道爲什麼我這樣驚懼，爲什麼當我的房門被打開時我面紅耳赤，爲什麼我不可能招待我的客人，爲什麼我被自己的寬容的重担壓服了？」

「對啦，對啦，」納絲典加說，「那就是扼要點。講吧，你要將它描述得美妙些，燦爛些，但你會不會講得沒有我所想的那樣燦爛美麗？你要像正在朗誦一本書似的告訴我。」

「納絲典加，」我用着嚴重的高貴尊嚴的聲調說。自己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親愛的納絲典加，我會這樣描述的，但，原諒我，我不知道應當怎樣講起。

現在，親愛的納絲典加，現在我像是梭羅門皇帝的靈魂，在七重封閉的甕子裏睡了一千年之後，終於七重封閉被打開了。這個時候，納絲典加，當我們在很久的離別之後會面——我已經認識你許多年，納絲典加，因爲我幾年來曾留心物色一個伴侶，那是在尋覓你的徵兆，我們的相會是命運注定了的——這時，我心靈的千重門已經打開，我快樂得必定將自己投入語言的河流，否則我會窒息的。所

以我請求你不要妨礙我，納絲典加，祇是靜靜地順從地聽，不然我沉默好了。」

「不，不，不要這樣。繼續講！我一個字也不說！」

「我會講下去。納絲典加，在我的每日生活中祇有一個時辰是被我狂熱愛有

的。那一個時辰就是當一切工作和責任已經完畢而每個人都匆匆忙忙趕回家去用午餐，躺下休息，在路上想着關於晚上黃昏及其他休息時間中的許多更興奮更有趣的事情的時候。在那個時候，我們的英雄——請允許我用第三者的身份來說我的故事吧，納絲典加——仍舊有他自己的工作，就是跟着別人的後面在慢慢地散步。可是一個奇怪的愉快的感覺使得他那蒼白的勿如說是多皺的面部漾起了笑紋。他望着那在寒冷的彼得堡的天空上慢慢退去的晚霞。我說他望着，其實我是說謊；他並沒有望着天空，而祇是不經意的看見，好像他討厭別人的有趣的事情而不願看看身旁的東西，他很高興，因為明天他可以從厭煩的事務中解放，快樂得像一個從課室裏放學的小學生，可以去遊嬉和頑皮。望他一下吧，納絲典加，你可以立刻看出愉快興奮的情緒已經在他神經衰弱的病態的激動的面貌上發生了

影響。你看他正在幻想一些事情……關於午餐的，你也許這樣想像：關於黃昏的？什麼事使他這樣看？是不是想着那個樣子尊貴的，但恭敬地向乘着馬車經過的婦人鞠躬的紳士？不，納絲典加；這許多瑣碎的事情呀！他有趣極了，現在伴着孤獨的生活；他突變得有趣起來，這是因為那漸退的夕陽在他面前歡欣地向他作告別的閃爍，而從他溫暖的心裏召喚出許多印象。現在他不再注意那平時甚至很小的動物也會打擾他的道路。現在『想像之神』（如果你會讀過修科夫斯基（Bunkovsky）〔註〕），親愛的納絲典加）已經用奇幻的手紡好金線，正開始將它織成奇異的魔術般迷人的生活的樣本——誰知道，也許她奇妙的手已將他帶到離開他正在散着步的石路很遠的第七重水晶的天國？現在你試制止住他，忽然間他站在什麼地方，經過什麼街道——他會完全記不起一些什麼。既不知自己走過那裏也不知自己正站在那裏，他會被困惱得漲紅了面，他一定會向別人撒謊。那就是爲什麼他幾乎呼叫着驚跳起來，恐懼地望着周圍，當一個可敬的老婦人停在街心向他問路的時候，他煩惱地皺着眉大踏着步子行去，幾乎不注意第二個微笑

着在他背後轉過身來看他的過路人，除了一個高聲大笑，驚恐地走過他的身旁。張大眼睛注視他那沈默的微笑和手勢的小女孩外。但幻想很好地追趕了老婦人，奇怪的老人，大笑的女孩，和那許多在芬坦卡耗費了他們晚上的時間來做買賣的農夫（讓我們推測我們的英雄那時已在沿着河岸走了，反覆地將每個人每件東西都織進一張想像的畫布裏，像蒼蠅碰上了蜘蛛網。這個怪僻的帶着繼續工作的精神糧食的人，在走回他安逸的住所，坐下來用他的午餐之後才清醒，瑪特羅娜在旁伺候他，抹淨桌子，給他煙斗時；他才詫異地想起已經用過膳了，雖然對他自己的事做過從來沒有什麼感覺。室內已黑暗下來，他的靈魂感到悲哀和空虛，整個的幻想的王國已在他的周圍跌得粉碎，沒有一點聲音，不留一絲痕迹，像夢一般的漂浮，他不能記起他在夢想些什麼。但一種模糊的感覺輕微地觸動他的心弦而使它再生，一些新的希冀迷人地牽引和激動的幻想，幾乎不可察覺地輕輕召喚出許多新鮮的幻影。寂靜佔有了這間小房；想像由於寂寞和閑暇養成；在微弱地冒煙，沮喪地沸騰着，像瑪特羅娜在左近的廚房裏用水煮咖啡。現在，事情間

歌地發生。一本無目的地胡亂檢起來的書，還沒有讀到三百便被我們的夢想家放下了。他的幻想又被觸動，一個新的世界，新的奇特的生活重新展現在他的眼前。

一個新鮮的夢——新鮮的快樂！一種新的柔弱的淫逸的毒素的闖入！什麼是他真實的生活！納絲典加，在他看來，我們生活得非常淡漠，懶散，沉悶，我們對於我們的命運是這樣的不滿意，而對於自己的生活却又那樣地空虛！同時，切實地看到一切事情最初是怎樣的冷酷無情，像我們中間的壞脾性的人……可憐的東西！我們的夢想家想。他考慮這些事情自然不足奇怪！看着這些魔術般迷人的古怪地自由自在地填擁在他眼前的幻想變成許多美麗前的圖畫，在畫袋的前景中那最卓越的人物竟然是我們的夢想家。顯示出他高貴的神態。看他有有怎樣多變的遭遇，有怎樣無盡止的使人狂喜的夢境吧。也許你會問他正夢想着什麼。為什麼問那些？——哦，夢想一切東西……：夢想那最初被人忽略而後來成名的詩人的命運，夢想霍甫曼（Hoffmann）註一的「聖巴佐洛繆的晚上」（St. Bartholome w's Night）的友情，夢想狄阿娜渥儂（Diana Vernon）（註二），

夢想在占領喀山時，伊凡華西里維支扮演英雄的事，夢想卡拉拉莫勃萊（Clara Mowbray）（註四），露非·第因（Effie Deans）（註五），夢想主教們的會議中孚士（Huss）（註六）在他們面前站着，夢想在「魔鬼羅勃特」（Robert the Devil）中死人的復活（你記得在教堂庭前聽到的音樂吧！）夢想米娜和白連達（Minna and Brunda）（註七），夢想柏翠貞那戰場（Battle of Kereznia），夢想一本在V. D伯爵夫人手裏的詩，夢想丹東（Dion）（註八），夢想克里歐伯特拉（Cleopatra）（註九）的愛人，夢想在柯羅拿（Kolonna）地方的一間小屋，夢想一個小家庭，在冬天的晚上有一個可愛的小動物伴着他，張大了她的小口和眼睛，像你現在聽着我一樣地聽他講故事，我的天使……不，納絲奧加，那裏是，那裏是爲追求生活逸樂的懶惰者安排的，那裏是你跟我已長久渴望的地方？他以爲這是一種可憐可卑的生活，也許他沒有預先知道，當在可憐生活中的的一日，那悲哀的時辰有時會消滅時，他會快樂地拋棄了幾年來所有的空想，在那時再沒有心神來辨別悲哀，悔恨，和不能遏止的憂傷。但是這許久，那

白

夜

可驚嚇的日子還沒有來——他不希求什麼，因為他比所有的欲望更高超，他有了
一切，他已經滿足，因為他是他自己生活的技師，他每小時為滿足自己常換的最
新的理想而創造。你知道這個神仙國的幻想世界很容易很自然地被創造出來了！
然而它不是一種欺騙！真的，他已經相信所有這些生活不受感情的牽制，不是海
市蜃樓，不是幻想的欺騙。而是具體的真實的鞏固的！納絲典加，為什麼在這樣
的時候大家都屏住呼吸？為什麼，由於什麼魔術，經過什麼不可思議的變遷，脈
搏加快跳動，一顆淚珠從這夢想家的眼裏滾出，同時他的蒼白迷糊的雙頰發紅，
他的整個身心都充滿了不可解說的慰藉的感情？為什麼整個不眠的夜晚在難以形
容的愉悅和幸福中過得像一刹那，當黎明在窗口閃出玫瑰色，清晨在朦朧的室內
浮遊着不定的夢幻似的光輝時，像在彼得堡一樣，我們的夢想家精疲力乏了，將
自己擲在床上，病態的過於受刺激的靈魂裏帶着喜悅的顫動，心靈也帶着疲倦的
甜蜜的刺痛？是了，納絲典加，一個人自己欺騙自己，而無意識地相信真正忠誠
的熱情正在一個人的靈魂裏騷動着；他無意識地相信人的空虛的夢裏確實有些

東西存在着！這不是欺騙？譬如吧，愛情是跟許多微妙的歡樂相接的，在他的心胸裏的一切痛楚……祇要看着他，你便可以相信！當你看着他時，親愛的納絲典加，你會不會相信他從來不認識自己在幻夢中熱烈愛着的她呢？是否他祇可能在誘人的想像裏見到她——而這種愛情只可能是一個夢？當真他們必定得長久地手攜着手——單獨地兩個，棄開塵世一切的事而彼此在生活上緊密地聯結？當分別的時候到時，她憂傷地啜泣着，躺在他的懷裏，不顧在陰沉的天空下狂怒的暴風雨，不顧那些從她的黑睫毛上掠奪去她的淚水的狂風嗎？可能所有這些都是一個夢——那沮喪的被遺棄的荒蕪的花園，有鋪着短草的小路，寂靜的幽暗，他們常常很快樂地同在那裏散步，他們同在那裏希望，憂抑，相愛，長久地相愛，「很長久也很親愛地？」——在那間相傳的奇怪小屋，她許多年來愛傷孤獨地伴陪着她易怒的老丈夫，常常沉默和發怒，他們像孩子樣害怕他的恐嚇，彼此隱藏着愛情？他們忍受了痛苦，恐怖的苦悶，他們的愛情多末天真，多末潔白（不用我說，納絲典加），而人們又是多末醜惡呵！天呵！後來他真的遇到她了，是在離開故鄉

白

夜

海岸很遠的地方，在異國的天空下，在熱帶南方的一個永久神聖的都市，在音樂交響着的燦爛華麗的大廳中，在一座沉浸在光輝的海的宮殿里，在環繞着玫瑰的洋台上，她認出了他，她匆忙地拉開自己的面網低低說：「我已得到自由了，」於是顫抖地將自己投進他的懷裏，狂喜地尖叫，彼此緊緊擁抱，一分鐘之後，他們忘記了他們的憂愁和離別以及所有的痛苦，忘記了在遼遠地方的幽暗的小屋，老人和那陰沉的花園，忘記那個位子，他們後來坐在那裏作最後的熱烈的接吻後她從他的臂膀中掙脫出來，因絕望和憤怒而麻木……呵，納絲典加，你必定承認他會驚駭，困惑，紅臉，像一個剛從鄰家果園偷來一隻蘋果塞入口袋時的學生的情景，當你的勇敢的瘦弱的，帶着灰諧快樂靈魂的討厭的人打開你的門，毫無顧忌地大聲叫「我親愛的孩子，我現在從巴洛夫司克來了！上帝，老伯爵已經死了，無窮的快樂已在目前——人們都從巴洛夫司克來了！」

結束了悲憤的控訴，我哀傷地停止了。我記得我會時很想笑，因為我覺得一個惡魔已經在我的內心蠢動，我的咽喉被一塊東西梗住，我的頭部開始痙攣，眼

睛慢慢溼潤起來。

我希冀正張大着聰明的眼睛聽我的納絲典加迸出孩提般無邪的一笑；而同時我也正懊悔自己講得太遠，我不需要而寫這許多長久埋藏在心中的幻想，這些都似乎是我從書本中重述出來，因為在很久以前我已經斷定自己，現在不能不讀它，製造我自己的獨白，也不希望被人怎樣了解；但使我詫異的是她很冷靜，過了一忽，她帶着胆怯的同情，神經質地緊壓着我的手。問道：

「真的你在全部生命中沒有這樣生活過？」

「全部生命，納絲典加，」我答，「我整個生命，似乎就應該這樣結束了。」

「不，不會這樣，」她吃力地說，「絕不會這樣，也許，我得消耗一生去坐在祖母的身旁。這樣地生活也是不好的，你知道嗎？」

「我懂得，納絲典加。我懂得！」我叫着，不能抑制自己的情緒。「我現在認識了，更清楚地認識我自己耗費了的許多美好的歲月，由於感謝上帝將你送給

我，現在我更痛苦地知道和感覺過去的空虛，我的好天使，告訴我怎麼辦吧。坐在你的身旁跟你談話而又想到未來的種種，我覺得自己太奇怪了，因為將來——仍舊過着孤寂零爛無用的生活。當我這樣快活地在你的身旁時，我還會夢想些什麼呢！噢，親愛的小姐，你將因為最初不拒絕我而得到祝福。假使我能這樣說上兩晚，至少，我已經得到了生存。」

「呵不，不！」納絲典加叫，淚水閃在她的眼角上。「不，絕不會這樣的；我們不要像他們那樣分離，什麼兩晚？」

「哦，納絲典加，納絲典加！你知道你已平靜了我多少嗎？你知道現在我已不再把自己想得像以前這樣壞嗎？也許，你會不會知道也許我們從生活的罪惡中脫離憂苦？因為這樣的生活簡直是罪過。不要想像我曾經被誰誇張過什麼——爲了上帝的原故不要想它，納絲典加。因為有時候這些不幸朝我走來，這些不幸……因爲我開始覺得到那時候我沒有能力開始真實的生活，我似乎已失掉了一切感覺，失掉一切真正生活的本能。最後我咀咒自己：在幻夢的夜晚過後，我便有可怕

地清醒的時候！同時，你聽到你周圍的在生活旋渦中的人民呼喊；你看見，人民在真理中生活，你知道他們沒有辦法反抗生活，他們的生命並不像幻夢。像想像一樣浮遊，他們的生活將永久更新，永久旺盛。沒有一小時是跟以前相同的；而幻想是這樣沒有靈魂。單調到平凡而且容易受創傷，陰影的奴隸，觀念的奴隸，第一朵遮過太陽的雲的奴隸，帶着憂鬱掩護着那向着太陽的彼得堡的心臟……怎樣創傷的幻想呵！最後他已疲倦於這樣無窮盡的想像了；不願繼續再想它，因為一個漸漸成年的人會漸漸脫去陳舊的思想；它們會撕成碎片，搗成泥土；如果沒有另外一種生活，他得從碎片中重新建立起來。同時，靈魂渴求着另一種東西！

夢想家搜尋他的舊夢沒有用，雖然從餘燼中拾得一點火星，將它煽成火焰，用這點燃的火來溫暖他孩提的心靈，甜蜜地喚起他，感動他的心，使他的血液沸騰，流淚，這些都是對自己的多餘的欺騙！納絲典加，你懂得我所觸及的要點嗎？

你知道我現在被壓着來頌揚着我自己感情的甜美，而從未真實存在四週年紀念日嗎？——因為這此紀念隱藏在那些愚蠢的幽暗的夢裏，這樣做爲了那些愚蠢的夢

不會再來。爲了他不會在它們那裏獲得什麼；你知道即使是夢也不會無緣無故來的。你知道我現在喜歡回憶那曾經使我快樂的日子和地方嗎？我高興以我不可追悔的過去在調諧中建築我的現在，在彼得堡的曲折的小巷和街道上。我常常無目的地沮喪地像陰影一樣流蕩和徘徊着。這些都是什麼回憶呀！譬如，記得正是一年以前的今天，在這裏，這個時候，這一點鐘，我獨自在這條小巷徘徊着。一個人的記憶比他的夢還要悲哀，雖然過去並不比現在好。而他總覺得過去好些，安逸些，這樣可以掙脫那些常常襲擊他的不利的思想；掙脫意識的嚙咬——這種狠惡的陰險的嚙咬使我現在日夜得不到安息。一個人會這時間問自己的夢在那裏。他會搖着頭嘆息歲月的飛逝！同時，他再問自己在這些年歲中做了些什麼。你在那裏埋葬你最好的日子？你是否曾經生存？瞧吧，他會對自己說世界進化得太冷酷。一些年代已經過去了，跟着它們的是憂抑和孤寂；然後老年扶着拐杖顫抖着走來，跟着是不幸和愁苦。你幻想的世界將要變灰了，你的夢將要褪色而死亡像一張從樹上掉下的黃葉……呵，納絲典加，你會了解這孤獨地，絕對孤獨地留下

的悲哀，甚至沒有什麼給你悔恨——沒有什麼，完全沒有什麼……因為你已失掉一切，愚昧，簡直無用，一切都是空虛，除了夢沒有別的！」

「止住吧，不要再為我而感觸！」納絲典加說，抹去挂在她頰上的淚點。

「這算講完了！現在我們一定兩個在一起生活，無論遭遇到什麼，我們都不要分開。聽吧；我是一個孤伶的女孩，我沒有享過很多教育，雖然祖母為我請了一個教師，我的確很了解你，因為你所描寫的都是當我被扣在祖母身旁時自己所想到的，當然，我不會將它描寫得像你的一樣好；我是沒有修養的。」她胆怯地說，因為她對於我動人的講述和誇張的樣子仍然帶着尊敬：「可是我很高興你對我這樣坦率，現在我清楚地認識你了，整個的認識你了。你知道嗎？我也得將我的身世告訴你，一絲也不要隱瞞，但講完你得給我意見。你是聰明的人，你答應給我意見嗎？」

「呀，納絲典加，」我叫道，「雖然我還沒有貢獻什麼意見，我以為如果我們常常這樣繼續下去，那生活一定是有理性的，我們每人都會找另一個許多理智

的誘導的。嗚！可愛的納絲典加，你需要那一類的意見？坦白地告訴我，此刻我很高興很愉快很勇敢和有理智，說起話來是並不困難的。」

「不，不！」納絲典加打斷了我的話，大笑着。「我不單需要理智的誘導，還需要長兄般溫和的勸告，雖然你很喜欢我。」

「不錯，納絲典加，不錯！」我歡暢地叫着；「如果我已經愛上你二十年，那末現在是我最愛你的時候。」

「你的手，」納絲典加說。

「這兒，」我伸手給她。

「那末，讓我來開始述說我的歷史！」

納絲典加的歷史——

「你已經知道了我的一半身世——那就是，你知道我有一個老祖母……」
「假如另外的一半也是那樣的悲慘……」我插嘴，笑着。

「靜靜地聽着。首先不准你打岔我，否則會使我混亂！好，聽吧。」

「我有一個老祖母。當我年紀很小的時候便由她撫養，因為我的父母已經死亡。那很容易想得到，祖母曾經是有錢的，直到現在她還常常想起過去繁榮的日子。她教我唸法語，還給我請了一個教師，十五歲時（現在十七歲）我便放棄了讀書。那時我已走進惡運；那時我幹什麼我不能告訴你，那祇是不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一天早晨祖母把我叫到跟前說她的眼睛瞎了不能照料我；她取出一顆針將她的衣服和我的扣在一起，而且說，我們應該這樣坐着過她的生命的餘年，自然，我不會變成一個好女孩的，最初我實在沒法離開她，我工作，讀書，寫字都得在祖母的身旁。有一次我哄騙她，要求弗加拉代替我的位置。弗加拉是我們的女僕，她是聾的。弗加拉坐在我的位子，祖母那時瞌睡在圈椅上，我於是偷跑出去看住在附近的一個朋友。得了，結果大傷腦筋。當我出去時祖母醒過來，問我一些問題；她以為我仍舊安靜地坐在我的地方。弗加拉看見祖母問她的話而又不知講的是什麼；她不知怎樣是好，於是放開了針便跑……」

說到這裏，納絲典加停住話而大笑。我也跟她一同笑。她馬上停止了笑接下去說：

「我要告訴你，你不要恥笑祖母。我是因為有趣而好笑……我怎末辦，因為我的祖母喜歡這樣；但我仍舊一樣愛她。哦，對了，那時我記得很清楚。我只得立刻坐回我的位子，從此以後我便不得動彈。」

「哦，我忘記告訴你那所房子是我們自己的，是祖母的財產；那是一間有三個窗的小木屋，跟祖母一樣老，有一層小樓；一個新的房客住在我們的小樓上。」

「那末你們從前有一個舊房客，」我不經意地說。

「是的」，納絲典加答，「是一個比你緘默的人。真的，他甚至很少用過他的舌頭。他是一個又啞又跛的乾澀的小老人，所以後來他死了；於是我們只得另找新的房客，因為我們沒有房客便不能生活——租金和祖母的養老金就是我們全部的收入。但可巧地，新的房客是一個年輕人，一個異地的生客。他還沒有議好房

價，祖母便接受了牠，祇是後來她問我：『告訴我，納絲典加，我們的房客具什麼樣子的——他年輕抑或年老？』我不願撒謊，於是我照實告訴祖母說他不十分年輕也不太老。

「他的樣子好看嗎？」祖母問。

「我也不願撒謊地說：『是的，他很漂亮，祖母。』於是祖母說：『哎呀，那真討厭，真討厭！告訴你，好孫兒，你千萬不可答理他。這是什麼時代！爲什麼像一個這樣卑鄙的房客，他的樣子竟長得很好看？跟從前的日子大不相同了！』」

「祖母時常惋惜以往的日子——在舊時她是年青的，太陽比現在溫暖，乳酪也沒有現在酸澀——常常都說舊時！我那時靜靜地坐着想：爲什麼祖母對我說這些話？爲什麼她問那房客是否年青和漂亮？我想也許因爲這樣吧，我於是繼續縫紉和織襪，忘記這一切事情。

「好了，一天早晨那房客走來要求我們准他將房子糊上紙，之後又要求別的。

祖母是多嘴的人，她於是說：「納絲典加，到我的寢室將我的拐杖拿來。」我即刻跳了起來。不知怎的，滿面通紅，我忘記自己是跟祖母扣在一起的；爲了不願讓房客知道，我甯願不立刻除去那顆針——但我跳的時候祖母的椅子轉動起來。當我看見那房客已經知道一切時，我的面更紅，像被受到鎗擊般不動地站着，一瞬間突然痛哭起來——那時我感到那樣羞澀和不幸，我不知道向那方看好！祖母叫道，「你在等待什麼？」我聽了更加難過，當那房客知道我因他在場而羞愧時，他鞠了一躬馬上走開了！

「自此以後，我常常留意過道裏最細微的聲音。」那是房客。』我這樣想；有時我偷偷將別針解開。但這時常是無謂的，他並沒有再來。兩個星期過去之後，房客叫弗加拉轉知我，他有很多法文書，都是適合我讀的好書，問是否祖母贊成我唸這種書而我也拒絕呢？祖母歡喜地同意了，但她問那些是否是道德的書，否則便不要再說，免得從書上學壞了。

「我該學些什麼？祖母。裏面寫的是什麼呢？」

「呀，」她說，「裏面描寫些什麼，寫着青年人怎樣誘惑貞潔的女孩；相好之後他們怎樣跟她們結婚，將她們怎樣帶走，離開父母的家。後來他們又怎樣離開他們不快樂的女孩，她們在極可憐的境況中死亡，我讀過許許多多的書，」祖母說，「都是這樣的描寫，使得人們秘密地整夜不睡地來讀它，所以，納絲典加，你得小心，不要讀這些，他送來的是什麼書？」

「都是窩特·司各脫（Walter Scott）的小說，祖母。」

「窩特·司各脫的小說，等一等，裏面會有什麼詭計嗎？看看，他有沒有把情信夾在裏面？」

「沒有，祖母，」我說，「沒有一封情書。」

「你看看書背的邊緣：他們有時將信夾在那裏的，這流氓！」

「沒有，祖母，書邊也沒有什麼。」

「好，那就對了。」

「這樣，我們就開始讀窩特，司各脫。大約一個月左右，我們差不多讀去」

半。於是他又借給我更多的書。他也借給我們普式庚，因此，後來我都手不離書，同時夢想到跟一個中國的王子結婚是多麼的榮幸。」

「那是一天，偶然在樓梯上遇到房客的事情。祖母命我去找尋一點東西。他在樓梯站住了，我面紅，他的面也紅。他笑着向我道早安，後來又問祖母，他說，「哦，你已經讀了那些書嗎？」我回答讀過了。『你最喜歡那一本？』他又問。我說，『伊凡喀（Ivanhoe）和普式庚最好，』這樣，我們便結束了談話。

「一星期之後我又在樓梯上遇到他。那時祖母沒有派我。是我去給自己拿點東西的。那是兩點過後，房客常常在那個時候回來的。「午安，」他說，我也向他道了午安。

「『你苦悶嗎？』他說，『終日和你的祖母坐在一塊。』」

「當他問時，我的面部腭紅。不知怎的，我感到非常羞愧，同時我又感到困惑——旁人問起我這件事時我都這樣。我想不答一句話地走開，可是沒有這股勇氣。」

「聽着，」他接着說，「你是一個好女孩。請原諒我對你講這些，我相信你也知道我如你的祖母一樣地希望你過得幸福。你沒有可以探訪的朋友嗎？」

「我告訴他一個也沒有，除了瑪森加之外，但她已去了皮斯可甫。」

「『你願意跟我到戲院去嗎？』」

「『到戲院，祖母怎末辦？』」

「『悄悄地去，不讓祖母知道』他說。」

「『不行，我不願意欺騙祖母。再見。』」

「『好，再見。』他不再說什麼。」

「午飯之後他下樓來看我們，坐着跟祖母談話很久；問她是否要出去逛逛，是否有相知的友人，後來又忽然說：『今晚我拿到一張歌劇院的包廂票；他們演「雪維爾的理髮匠」(The Barber of Seville)我的朋友最初要去，後來因事不能去了，所以那張票現在我這裏。』「雪維爾的理髮匠，」祖母叫；「哦，是不是從前常常演的那齣？」」

「對了，就是那同一個理髮匠，」他說，眼珠閃射着我。我明白他的意思而紅了面，我的心開始疑惑地悸動。

「那不錯，我知道，」祖母說：「噢，是我青年時跟羅西娜一道去的，在一個私人的演奏會上！」

「那麼然今天願意去玩玩嗎？」房客趁勢問，「不然，我的門票便作廢了。」

「我們一定去，」祖母說，「爲什麼不去？我的納絲典加這末大還沒有上過戲院呢。」

「我的天，那時我是多麼的快樂呵！我們於是馬上準備，穿上最好的衣服之後便出去了。祖母雖然瞎，她仍舊喜歡聽音樂；而且，她也是一個慈祥的老人，常常注意使我歡樂。」

「在我的印象中『雪維爾的理髮匠』是怎樣的，我不必告訴你；可是整個晚上我們的房客都很和藹地望着我，很溫雅地談話，使我立刻猜出今天早晨他叫我

獨自和他去時是有意的試我。嚶，那天晚上真快樂極了！在上床時我是那末的驕傲，那末愉快，我的心是那末跳動，簡直像害了熱病，一整晚我都在發着那齣歌劇的嚶語。

「從此，我盼望他常常不斷地來看我們，可是事實並不是這樣。他幾乎完全絕了跡。有時他不過一月來一次，祇是爲了邀請我們去戲院。我們於是又去第二次。我不喜歡這樣，我知道他祇不過因爲我被祖母虐待而同情我，替我解解悶而已。時間漸漸地過去，我却漸漸變得不安了，我不能安靜地坐着，不能讀書，不能工作；有時我大笑，做了些使祖母煩惱的事情，有時我却大哭。後來我瘦了，很像要病的樣子，歌劇的時節已過，我們的房客便絕少來看我們；當我們相遇時——常常是在樓梯那同一的地方——他總是嚴肅地靜默地鞠着躬而不想說話，然後下樓走到前門去，那時我立在樓梯中間，像一顆櫻桃那樣漲紅了臉，因爲每逢見到他時，我所有的血液都一齊湧到頭上。

「現在故事將近完結了。去年的五月，那房客走來告訴祖母說在這裏已經辦

完了他的事務，他必須轉回莫斯科一年。我聽了之後，即刻半死地沉到一張椅子裏；祖母沒有覺出什麼；在通知我們要離開這裏之後，他鞠一個躬走了。

「我怎麼辦呢？我想了又想，更覺煩惱不堪，最後我決定了。明天他便走了，那天晚上祖母上床之後，我決意將事情及早解決。我將所有的衣服繫成一個包袱，提着包袱死一般的上樓去找我們的房客。我相信那時我在樓梯間遲疑了一小時之久。當我打開他的門進去時，他不禁大叫起來。他以為我是妖怪，衝過來用水澆我，那時我已沒有氣力的站住了。我的心是那末狂暴地跳動，使得我的頭很痛，那時已經失了知覺。當恢復知覺時，我把包袱擱在他的床上；坐在旁邊，將頭埋到手裏，淚水像瀑布一樣直流。我猜想那時他即刻明白一切，他那末憂傷地望着我，我的心碎了。

「請聽我說，」他開始：「納絲典加，我沒有能力決定怎樣做；我是一個窮光蛋，我什麼都沒有，甚至一個穩當的職位。如果我跟你結婚，我們怎樣過活呢？」

「我們談論了很久，最後我覺得非常憤激，我說我不能跟祖母一同生活，所以應該離開她而出走，我不願跟她扣在一起，如果他願意，我將跟他到莫斯科，因為沒有他我簡直不能生活。羞澀，驕矜和愛情即時都鼓噪着我的內心，我癡癡地倒在他的床上，極端害怕他的拒絕。」

「他沈默地坐了幾分鐘，於是站起來握着我的手。」

「聽着吧，我好心的親愛的納絲典加，我起誓祇把這顆心交給你，如果有結婚的日子，你能使我幸福。我相信現在你是唯一能夠安慰我的人。我到莫斯科大約一年，我希望在那裏建立起我的事業，當我轉回時，假使你仍然愛我，那末我不敢相信我們一定很快樂。現在是不可能的，我沒有權利來允許什麼事情。哦，讓我重複地說，在一年之內我會轉回的，那就是，當然，如果你不跟別人發生戀愛，因為我不能也不敢用任何條件來束縛住你。」

「那就是他所說的，第二次他便去了。我們大家同意不將這事漏一句給祖母知道；那是他的願望。好了，我的歷史快完了。一年已經過去。他已經回來，他

已經來到這裏三天，可是——可是——」

「怎末樣？」我叫着，等不及聽她的結局。

「直到現在他沒有來看我們！」納絲典加答，用盡她所有的力氣抖出來，「沒有得到他的音信和表示。」

說到這裏她停住了，歇了一分鐘，她垂下頭，用手掩着臉，哭得那末傷心，我聽了心頭感到劇烈的痛楚。至少我不希望是這樣的結局。

「納絲典加，」我懦怯地用討好的聲音說，「納絲典加！爲了上帝的緣故，不要再哭吧！你怎末知道？也許他還沒有來……」

「他，他，」納絲典加連疊着說。「他已經來了，我知道。那時我們曾經約好的，在他走的前一晚，我們這樣默默約定，於是我們出來河岸散步。那是十點鐘的時候，我們坐在這個位子。那時我已經不哭；很幸福地聽他說……他說他一到彼得堡便馬上去找我們。如果我不拒絕他，他便將一切事情告訴祖母。現在他到了，我知道，可是他沒有來！」

她又傷心地哭了起來。

「好上帝，你這樣痛苦，我能怎麼幫助你呢？」我叫着，從位子上失望地跳了起來。「告訴我，納絲典加，我到他那裏是不是可能呢？」

「那可能嗎？」她突然反問着，抬起她的頭。

「不，當然不可能，」我聳一聳身子說：「但我告訴你怎樣，給他寫一封信。」

「不，那不行，我不能這樣做，」她堅決地說，垂下頭不望我。

「怎末不行——爲什麼不行？」我繼續說，堅持我的意見。「但，納絲典加，那看你寫的是哪一類信；有許多信……呀，納絲典加，我想得對的，信託我，信託我吧，我不會給你壞的意見。一切都可設法安排的！你採取那一個步驟——怎末還遲疑？」

「我不能，我不能！那似乎是強迫我自己向他……」

「咳，我的好納絲典加」我說，幾乎忍不住微笑：「不，不，你有權利這樣

後，事實上，因為他曾跟你訂過約的，此外，從各方面看來，我知道他是一個有溫雅感情的人；他的行為是很對的。」我繼續着，漸漸用我自己雄辯的論理將話題引開。「他怎末會那樣？他已經用一個誓願來網縛他自己：他說假使他可能結婚，除了你他不能跟別人；他又即刻給你充分的自由去拒絕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可以採取第一步驟；你有權利這樣；你處在優越的地位——譬如說，假如你要從誓約中解放他……」

「你將怎樣寫？」

「寫什麼？」

「信。」

「我告訴你我會怎樣寫：『親愛的先生……』」

「我真的應當稱『親愛的先生』？」

「你一定得這樣稱呼！雖然，到底，我不知道，我想像……」

「好，好，接着呢？」

「親愛的先生，——我得向你道歉——。」可是，不，沒有道歉的必要；實際上一切事情都會自己證明的。簡單的寫吧：——

「我正在給你寫信。請原諒我的急躁；但我已經在期待中愉快地過了一年；是否我現在不能忍受這種懷疑的日子而應受責備呢？你既然已經來了，也許你變了心。如果我猜得對，那末這封信就是告訴你我不恨你，也不責怪你。我所以不能責怪你，因為我沒有權利限制你的心，這是我應有的命運！」

「你是高尚的人。你不會恥笑或者因這些不耐煩的話句而困惱的。記着這些都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寫的；她很孤寂；沒有人指示他；沒有人誘導他，而她自己永遠不能管束自己的心。請原諒一個疑團已偷進我的心窩——是否這祇是一刹那的事。即使在思想裏，你是不能使她忍受侮慢的，她曾經愛過你，而現在還是這樣的愛你。」

「好，對對；那正是我所想到的！」納絲典加叫着，眼裏閃着喜悅的光芒。

「呵，你已經解決我的困難了：上帝派你來幫助我！謝謝，謝謝你！」

「謝什麼？謝什麼？多謝上帝遣派我嗎？」我答，愉快地望着她那興奮的小臉。

「呵！是的，也爲這個。」

「嗚，納絲典加！真的，一個人常常因爲同時被人復生而感恩；我感謝已經遇到你，感謝此後能終生牢記着你！」

「得 夠了，夠了！現在我再告訴你，我們曾經約定當他到這裏時馬上讓我
知道，託一些我所熟悉的而不明白我們的事的人給我送信；要不然，假如不可能
給我送信時（因爲信中不能詳細講述很多事），他會在到達的那天晚上十點鐘來
和我相會。我知道他來了，但現在已經是第三天。他還沒有什麼表示或通信。早
上我是不可能離開祖母的。明天請將我的信給我對你提過的那些好心的人；他們
會把它送給他，如果有回信，明天晚上十點鐘請你給我帶來。」

「但是這封信，這封信！你知道，你得先寫這封信！那末，一切都在明天決
定了。」

「信……」納絲典加有點迷惘地說，「信……可是……」

她沒有把話說完。最初她從我的視線掉轉面孔，像玫瑰一樣地腴紅，突然我感到手裏有一封已經寫好和封好了很久的信。一種親切的甜蜜和喜悅的感謝掠過我的心頭。

「羅——羅；西西，娜——娜。」我說。

「羅西娜！」我們同聲說着；我快樂得險些把她抱起，這時他的面孔紅極了，她透過那些像珍珠般挂在睫毛上的淚顆而歡笑。

「來，真的再來！再見吧，」她急速地說。「信在這裏，這是你送去的地址。再見，到我們再會面的時候，到明天！」

她親切地握一下我的手，點着頭，於是像箭一般飛跑到她家的街上了。我站住望着她的背影很久。

「到明天，到明天！」當她的情影消失時，這話還在我的耳邊震響。

(註)

(1) Shukovsky (修科夫斯基 一七八三——一八五二)，俄國詩人，學於莫斯科，曾參加對拿破侖之戰爭。一八一七年任尼古拉一世皇后之俄語教授。其詩可為浪漫主義之代表，以「斯衛德拉那」一篇為最佳。在翻譯方面有更重要的活動，歌德、席勒、莫亞 (More)，拜倫、賀姆羅斯 (Homelot) 等人的作品都曾翻譯。

(2) Hoffmann (霍甫曼 一七七六——一八二二)，德國小說家，作曲家，漫畫家。生於哥尼斯堡，作為小說家的他，是站在浪漫派最尖端的一人。他喜愛最富於空想的，奇異的，辛辣的諷刺，著作有「Elixiers des Teufels」(一八一六)「Lebensansichten des Katers murr」(一八一七——一八二二)「Das Traulein von Scudery」其他童話作品很多。

(3) Diana Vernon (狄阿娜·渥儂) 為英國名小說家司各脫的長篇小說「Rob Roy」中的女主角，一八一七年出版。

(4) Clara Mowbray (卡拉拉·莫勃萊) 爲司各脫的長篇小說「St. Roman's Well」中一個婦人的姓名，一八二四年出版。

(5) Effie Deans (靄飛·第因) 是司各脫的小說「米特羅安的內心」中的人物，是一個單純的少女。

(6) Huss (孚士二三六九——一四一五) 是捷克的宗教改革家。生於波希米亞南部的 Hussynecz。攻修神家，以其慧敏和熱情獲得衆望。一四〇一年任普拉格大學哲學科長，不久被推舉爲校長。神學上同情，Wichl 的教說，反對加特力教會的政策。一四一〇年因沒視教皇亞力山大五世的教書希圖改革教會，受國王之壓迫，但學生和民衆都被他愛國的說教所感動，盡力支持他。君士坦士會議時，德王 Sigismund 召見他，批難他的說教，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爲異端者而被焚死。國民都憤他的慘死，惹起國民的反教會運動，於是發生了「孚士戰爭」。這戰爭雖於一四三三年的巴塞爾會議的協定而結束，但還有不服的黨徒繼續

作長期的反抗。孚士反教會的有名著作有「*De ecclesia*」，一四一三年出版。

7 據中古神話的傳說，愛爾蘭古代有聖徒 *St. Brendan* 航行海洋，遠赴西北各島，找到了人間天堂。

8 *Danton* (丹東一七五九——一七九四)，法國革命家。初業律師，因任科爾德里哀俱樂部部長而出名。一七九〇年春向民衆呼號，以他那偉大的男性雄軀，熱情的感情，作爲一個有不屈不撓精神的政治家而登場。一七九一年任巴黎行政長官，當解決法國君主王制之命運的「八月十日的事變」後，被推舉爲立法部長，八月十七日，主張革命裁判所的創設。九月被選於國民公會，與 *Robespierre* (洛倍斯匹爾，亦爲法國之革命家及 *Marat* (馬拉，亦爲法國之革命家) 同指揮山岳黨。一七九三年三月至七月任公安委員而指導外務。壓迫溫和無爲的奇倫德黨。一七九三年六月三日同黨沒落後，爲防各地所發生的叛亂和外國的強

襲，努力確立中央集權政府，以公安委員會為獨裁機關。後辭去委員職務，但否定必要以上揮動武器的恐怖政治的存在理由，於是跟 Helbert（愛倍爾，法國革命家）等最過激派對立。這其間，洛倍斯匹爾打倒陰謀的 Helbert 派，後來又用穩和主義非難丹東，以王政再興的陰謀為口實，于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逮捕丹東和 Desmoulin（德姆蘭，法國革命家），將他們處刑了。

(9) Cleopatra (克里歐帕特拉，紀元前六九——五〇年) 埃及女王。紀元前五十一年她的父親死後，和弟弟 Ptolemaios 十二世同登王位，因受弟方臣僚的排斥，便煽動凱撒和弟弟戰爭把弟弟殺死。凱撒迷戀她的美色，和她同居，生凱撒里翁 (Caesarion)。凱撒死後又迷惑安東尼 (Antoine)，因而使他跟渥大維安那斯 (Octavianus) 過不去，安敗死於阿克底姆海戰中。她逃回本國，又想迷惑渥。反落渥的圈套，被毒蛇咬死。

第三夜

今天是一個陰沉的下雨的日子，看不見一絲陽光的閃耀，像暮年已經來到我的眼前。我被這許多奇怪的想法和憂傷的感情壓迫得很難受，依然這樣糾纏的問題在不住地向我的腦子裏面鑽——我似乎沒有這種能力和心願去處理它們，它們是不由得我自己去處理的！

今天我們一定不會會面的。昨晚當我們說再見時，許多烏雲開始聚在天邊，同時還生起了一陣霧。我說明天也許天氣不好，她沒有回答我，她不願違反她的希望來說話；對於她，日子是光明的晴朗的，沒有一朵雲會朦朧了她的快樂。

「如果明天下雨，我們便不見面了，」她說，「下雨我不來。」

我猜想她未必看今天是否下雨。總之她是不會來的。

昨天是我們的第三次的會晤，我們的第二個白夜……

可是愉悅和歡欣使人多麼興奮呵！這顆心又是怎樣地充滿着愛呵！我似乎渴望盡情地傾吐我的心；我需要一切事情都是快樂的，一切事情都值得歡笑。這種愉快是太容易感人了！昨天，她的言語裏帶着那麼多的柔情，她的心是那麼善良地朝着我……她多麼憂愁和友善；她多麼熱情地鼓勵我呵！哦，那種悅人的媚態！而我……完全理智地接受它。我想，她……

可是我的上帝，我怎麼能夠想？怎樣能夠被這樣蒙騙，當一切事情都被別人占了優勝而我卻沒有得到什麼的時候；當然，事實上她對我的熱情，她的憂苦，她的愛情……對了，爲他的愛情，除了想到馬上會見別人而沒有什麼，希望在她的逸樂中同時也有我的份兒？……當他沒有來，當我們無結果地等待的時候，她顫抖了，她漸漸沒了勇氣。她的動作，她的言語，不再那末明暢，那末愉快，那末活潑了；說也奇怪，她已加倍地向我殷勤，似乎她本能地希望利用我，假如她對他的願望沒有實現。我的納絲典加是那樣的憂愁，那樣沮喪，我想最後她會

知道我很愛她，知道我爲自己可憐的愛而這樣痛苦。所以當我們不快樂的時候，我們也感到別人的不快；感情不被摧毀而是集中……

我帶着一顆沉重的焦急的心去會她。我不能預知我的感覺是否跟現在一樣，是否不會獲得愉快的結果。她眼裏放射出歡欣的光，她正期待着一個答復，這答復是關於他的。她期望他已經來，而且奔應她的召喚。她在我到那裏的前一小時已經來了。最初她笑我所講的一切事情。只是默笑。我說着，兩人恢復了靜默。

「你知道我爲什麼這樣快樂嗎？」她說，「爲什麼見到你便這樣快樂？——今天我怎麼這樣地愛你？」

「咦？」我問，我的心開始悸跳了。

「我喜歡你，因爲你沒有墮入我的情網。你明白有些人處在你的位置時一定會在煩擾我，或者會嘆息和不幸了，可是你却這樣的溫雅！」

她捏得我的手非常痛，使我幾乎叫了出來，她大笑。

「仁善的人，你是怎樣的一個朋友呵！」一分鐘之後她嚴肅起來。「上帝派

你來保護我；假使現在你不跟我在一起，那你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你是多末的不自私呵！你照顧得我多末真摯呵！如我結婚之後，我們一定成爲最好的朋友，比兄妹還要親密；我將像看待他一樣看待你……」

那時我感到可怕的悲哀，同時什麼東西在我的靈魂裏面騷動和發笑。

「你太過慮了，」我說，「你害怕，以爲他不會來。」

「哦，親愛的！」她答；「假如我不快樂，我相信我會因爲你的忠誠的需要和你的責備面哭起來的。無論如何，你已經使我思想，而且給我機會思想；以後我還會回憶它的，現在我承認你是對的。對了？有時我簡直忘記自己！我時常疑惑，感到一切事情都太樂觀，太容易，靜靜！關於情感那足以……」

那時，我們聽利一陣腳步聲，在黑暗中我們看見一個人朝我們走來。我們都驚跳了起來，她幾乎叫了出聲；我放下她的手準備走開。可是我們錯了，那不是他。

「你害怕什麼？爲什麼你放下我的手？」她說，又將手遞了給我。「來，這

是怎的？我們要一同會他。我要使他知道我們是怎樣的要好。」

「我們是怎樣的要好！」我叫着。（「呵。納絲典加，納絲典加，」我想，「你在這些話語中給我多少的啓示呵！這種在某個時候使人的心寒冷和沉重的相愛。你的手是冰冷的，我的却被火燃燒着。你多末的糊塗，納絲典加！……」）

呵，人們有時又是怎樣掩不住自己的快樂呢！但我是不會生你的氣的！」

最後，我的心非常抑悶。

「聽我說吧，納絲典加！」我說，「你知道我這一整天是怎樣地過嗎？」

「哦，怎末，怎末？快告訴我！爲什麼你總不說話？」

「最初，納絲典加，當我負着你的任命將信帶給你的好朋友之後，於是……於是我便回家睡了。」

「就是這樣？」她插嘴說，笑着。

「是，幾乎就是這樣，」我抑制着自己答她，這時愚笨的眼淚已經湧上我的眼眶了。「我在我們約會的前一點鐘醒來，雖然這樣，似乎我沒有睡熟。我不知

什麼事情會降臨給我。告訴你，我感到時間好像停滯了，感到一個人的感情從那時候起將永遠留給了我；感到一分鐘是無限的長，似乎我的整個生活已經凍結……當我醒來時，似乎聽到過去在什麼地方聽過的音樂，忘記空虛的甜蜜，我現在又恢復自己了。似乎在我整個生命中它們曾經在我的心中喧鬧，而祇是現在……」

「呵，我的好人，我的好人，」納絲典加搶着說，「這是什麼意思呢？我不明白一個字。」

「噯，納絲典加，我想告訴你我的奇怪的印象……」我用悲傷的聲調說，這裏面仍然放着一個雖然是很微弱的希望。

「不要再說這個。靜靜！」她說 這狡滑的人兒馬上猜着我要說的話了。

突然，她變得非常多話，高興，和俏皮；她挽着我的手臂大笑，要我也跟着她，由她每次拉長的震動的大笑喚起了我混亂的話句……我開始發怒了，於是她又突然向我調情。

「你知道。」她開口了，「你不墮入我的情網使我有點難過嗎？人類的天性是沒有諒解的；但同樣地，恩納波羅齊勃先生，你不能責備我的簡單；我告訴你一切，一切。什麼笨拙的念頭侵入我的腦子！」

「噢！我相信現在已經十一點了。」我說，當遠處的塔樓上響出緩慢的鐘聲的時候。她突然停住了話，忍住了笑，開始數那響聲。

「對了，十一點，」最後她用怯懦的不安的聲音說。

我即刻悔恨已經驚動了她，使她數那鐘聲，同時咀咒自己可憐的衝動；我很對她不起，不知該怎樣來彌補我的過失。

我安慰她，找尋種種原因解釋他為什麼不來，提出許多辯論，指出許多證明。那時沒有誰像她那樣容易欺騙的，實際上，任何人在那時候聽到安慰的話都會高興，無論如何，如果可以尋出一個諒解的原因時總會過分愉悅的。

「那真是一件可笑的事。」我說，非常驚異自己辯才的靈巧，「怎末，他也許還沒有來；你自尋煩惱了，納絲典加，因此，我也忘記了計算時候……想想

吧，他很難接到那封信；假使他不可能來，假使他正在給你回信而不能在今天來。明天當天色一亮我便去探聽消息，得了結果馬上告訴你。你考慮一下。這事情有幾千種可種性；說不定信送到時他不在家，而直到現在他還沒有讀到它！其他的事情也可能發生的。你知道。」

「得了，得了！」納絲典加說。「我已不再想它了，當然有什麼事情發生？」她用着似乎柔和的聲音說，雖然裏面摻着一種煩惱。「我告訴你應該怎樣做，明天早晨你盡可能早去找他，如果得到什麼結果，請馬上讓我知道。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吧？」

她將她的地址向我重說一遍。

於是她忽然對我很熱情很親切。她似乎注意地傾聽我的話；但當我問她一些問題時，她一句話不說，她被弄得糊塗而轉過頭去。我直視她的眼睛時——對了，她在哭泣。

「你怎末啦，怎末啦？噯，你真是一個小孩！真孩子氣……來，來！」

她想勉強笑，想控制自己，可是她的頸部在顫動，她的心則依然沉重。

「在想到你，」一分靜默之後她說。「你這樣仁慈，我不感動除非自己是一塊石頭。你知道我現在對他發生了什麼感想？我正在比較你們兩個人。爲什麼他不是你？爲什麼他不像你一樣？他沒有你好，雖然我愛他甚於你。」

我沒有回答。她似乎希望我說些什麼。

「當然，也許我還不十分理解他。你知道我常常似乎有點害怕他，他很尊嚴，而且似乎很驕傲。我所想及關於他的只是這些，他比我還要不熱情……我記得當我拿着包袱走進他的房時他是怎樣的看着我——你可記得？——但我仍然很尊敬他，這是不是表示我們兩人中間的不同？」

「不，納絲典加，不，」我答，「那證明你愛他超過宇宙的一切，更超過愛你自己。」

「對了，也許就是這樣，」納絲典加天真地說，「但你知道現在有什麼打擊我嗎？除非我不提到他而講些平常的事情。有時這些事情往往要鑽進我的心。」

告訴我。怎樣我們才能像兄妹一樣相處？爲什麼最良善的人也會常常對人不能十分坦白？爲什麼當一個人自己知道不會認錯時不直接地把事情說出來？每個人都好像比別人苛刻，雖然大家都不敢做那違反自己感情的事。」

「對，納絲典加，你所說的都是事實，可是那裏面也有很多的原因，」那時我比剛才更極力抑制我的情緒。

「不，不，」納絲典加深深感動地說。「譬如說，你跟別人就不一樣！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告訴你我所感覺的；但在我看來，比如你……：現在……：在我看來你正在爲我而犧牲了一點東西，」訕羞怯地說，向我飛了一眼。「原諒我這樣說，你知道我是一個幼稚的女孩。我對生活的經驗非常少，有時真的不懂怎樣說話，」她以一種顫動着某些隱秘的情緒的聲音說，同時勉強微笑着：「現在我祇需要告訴你我對你很感謝，我也想……：呵，上帝會因此而給你幸福的！你告訴我關於你的夢想不是真的吧，那不是真的你。你已在復原，你跟你所描述的人是十分不同的。假如你會跟誰發生過戀愛，上帝會賜給你和她快樂！我對她沒有什麼

祈求，因為她會使你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女人，所以我說這些話你得相信我。」她停住了，溫情地捏着我的手。我不能平下自己的情緒來說話。這樣歇了幾分鐘。

「他會明天來。」我用最肯定的聲音說。

「對了，」她說，不減剛才的憂鬱。「我想他明天也不會來的。好，再會吧，明天。如果明天下雨，也許我不來。但後天我一定來。後大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來；你得來這兒呵，我希望能見到你，告訴你一切的事情。」

當我們分別時，她給我她的手，無邪地望着我說：「我們將常常聚在一起，會不會？」

呵，納絲典加，納絲典加！是否你知道我現在很寂寞！

九點鐘打過之後，我便不耐煩等在家裏了，穿戴完畢，我不顧天氣好壞便出了門。我在那裏，坐着我們往常坐的位子。我走到她住的那條街，可是感到羞恥，就是當我走到離開她家兩步遠的地方也不望一望她們的窗子而轉回頭。我比

前更頹喪地走了回家。這是怎樣倒霉而陰暗的日子！假使天氣好，我一定整夜地走着……

可是明天，明天！明天她會告訴我一切。無論如何，那封信今天是不會來的。但它被期待着。他們現在已經一同……

第四夜

我的上帝，事情到底怎樣結局？已經怎樣結局！我是九點鐘到的，她已經等候在那裏。我很遠便看見了她。她像以前一樣站在那裏，肘子擱在欄杆上。她沒有聽到我來。

「納絲典加！」我叫她，極力鎮靜自己。

她迅速地朝我轉過身來。

「噢？」她說，「趕快！」

我憂慮地看着她。

「喂，信在那裏？你沒有帶信來嗎？」她重新伏在欄杆上。

「沒有，沒有信。」我說。「他來看過你沒有？」她的面色變得可怕的蒼

白，不動地看我很久。我已經搗碎了她最後的希望了。

「好吧，上帝會處罰他的，」最後她用嘶啞的聲音說：「如果他這樣遺棄我，上帝會懲罰他的。」

她垂下眼皮，想看看我可是又不能夠。她和她的悲傷情緒掙扎了幾分鐘。突然她又掉轉頭來，手放在欄杆上，淚水從她眼眶奔瀉出來。

「呵，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我勸着，但望了她一下之後，我不能繼續說下去了，我應向她說些什麼？

「不要來安慰我，」她哭着，「不要再提起他；別告訴我他會來，他很殘忍地無人道地把我拋棄。爲了什麼——爲了什麼？會不會有什麼東西在我的信，不幸的信裏？」

那時哭聲已蓋住了她的話。看着她，我的心被撕碎了。

「呵，那是多末的殘酷！」她又說。「沒有一隻字，沒有一隻字！至少，他已經寫着他不要我了，他遺棄我——可是三天沒有一個字！他多末輕易地傷害」

個可憐的無力抵抗的女孩。她唯一的錯誤就是她愛他！呵，這三天之內我受了多少的磨難！呵，親愛的！當我想到我最初投向他，我在他跟前卑屈，哭啼，乞求他一些些的愛！……而後來！聽，」她說，面朝着我，眨着黑色的大眼，「不是這樣！我不能這樣做；那不是人性的。是你的錯抑或是我？也許他還沒有接到我的信？也許他仍舊不知道這件事？一個人怎末能夠——自己檢討自己，謊告訴我，爲了上帝的原故請給我解釋吧，我不能明白——一個人怎末能夠像他對待我一樣的野蠻殘忍；沒有一句話！唉，宇宙上最低等的動物也受到比我較熱情的看待的。也許他聽到了什麼，也許有人告訴他什麼關於我的事情。」她叫着，詢問地看着我；「你以爲怎樣？」

「納絲典加。明天我以你的名義去找他。」

「真的？」

「我要問他很多事，我要告訴他一切。」

「真的，真的？」

「你寫一封信。別說不，納絲典加，別說不！我要使他尊敬你的行動，他將聽到關於這事的一切，如果——」

「不，我的朋友，不要這樣，」她阻止住我。「夠了！沒有第二句話，我再沒有其他的字的——夠了！我不認識他，我不再愛他了。我要………忘記了他。」

她不能繼續說下去了。

「鎮靜些，鎮靜些！坐在這裏，納絲典加，」我說，把她扶着坐下。

「我很冷靜，不必担心。沒有什麼！那不過是眼淚。馬上便會乾的。怎末，你以為我會自殺，我會投到河裏去嗎？」

我的心很沉重；我想說話，但是不可能。

「你說。」她握着我的手。「告訴我：你會不會像他一樣待我。會不會？你會不會負擔一個自己投向你的女孩。會不會在她柔弱拙笨的心靈上投下一個無恥的嘲笑？你願不願意照顧她？你明白她是孤獨的。她不知道怎樣照料自己。她因

爲愛你而不能兼及自己。那不是她的過失，不是她的過失——她沒有作什麼……
呵，親愛的，親愛的！」

「納絲典加！」最後我不能控制自己地叫着。「納絲典加，你傷害我了！你咬傷了我的心，你在殺害我，納絲典加！我不能沉默了！我到底得要說話，讓我吐訴一下澎湃在心頭的苦痛吧！」

我說着，從坐位站起，她拉着我的手，驚奇地望着我。

「你怎末啦？」

「聽我說？」我堅決地說。「納絲典加，現在我要告訴你的都沒有用，不能，愚昧！我知道事情絕不會這樣，但我不能安靜下來。爲着你現在太痛苦，所以我預先請你饒恕我！」

「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她說，揩乾眼淚注視着我，同時，一道不常看見的奇怪的光輝閃射在她驚訝的眼裏。「什麼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愛你，納絲典加！就是這樣，現在，什麼都告訴你。

了。」我揮着手說，現在你要考慮是否像剛才一樣對我說話，是否你能忍耐着聽我要對你說的……」

「好，那末怎樣？」納絲典加搶着說。「還有什麼？我知道你很久以前就愛我，我常想你很喜歡我……呵，親愛的，親愛的！」

「最初祇祇是喜歡，納絲典加，可是現在，現在！我正處在當你提着包袱愛找他時的情景，處在比你還壞的地位，納絲典加，因為他除了你不再愛別人。」

「你對我說些什麼！我一點也不明白。告訴我，爲什麼要這樣；我不知道究竟怎的，爲什麼你……這樣奇突……呵，親愛的，我胡說八道了！可是你……」

納絲典加墮入迷惘中，她雙頰燃燒着，垂下了眼皮。

「這是怎的，納絲典加，我已做了什麼事？我應受責備。我已虛待你了……可是不，不，我不應當受責備，納絲典加；我知道這些，我感到這些，因爲我的心告訴我說我是對的，因爲無論如何我不能傷害你，我不能傷害你！我是你的朋友，可是我依然是你的朋友，我沒有違反我的信用。這裏，我落淚了，納絲典

加。讓它們流，讓它們流吧——它們不會傷害誰的。它們會乾的，納絲典加。」

「坐下，坐下，」她扶我坐下來。「呵，我的上帝！」

「不，納絲典加，我不要坐下；我再不能停留在這兒了，你不會再見我的；我告訴你一切之後便離開這裏，我所要說的就是此後你絕不再發覺我曾經愛過你。我將保守我的祕密。在這個時候我不再以我的自私來煩惱你。不！我現在不能抵抗它了，你自己說它，那是你的錯，你的鑿誤而不是我的。你不能把我驅逐……」

「不，不，我絕不驅逐你！」納絲典加說，極力遮掩她的狼狽，可憐的孩子。

「你不驅逐我？可是我想自己離開了你。我一定得離開，但首先我得向你說個明白，固爲當你在這裏哭時我不能受感動地聽着，當你哭，當你受到痛苦時，我感到我的心對你充滿了那末多的愛，納絲典加，這許多愛！我不能以我的愛來幫助你，那使你太痛苦，我的心碎了，我……我不能安靜，我得說，納絲典加，我得說！」

「好，好，告訴你，對我說吧。」納絲典加說，做了一個難以形容的姿勢。「也許你以爲我這樣對你是奇怪的。可是……說吧！等一下我都跟你說，都跟你說！」

「你爲我而煩惱了，納絲典加，你爲我而煩惱了，我親愛的小朋友！不要計較已經過去了的。已經講過的也不必追究了。是不是應該這樣？好，現在你明白了。那就是出發點。很好，這很對，你聽着。當你坐在這裏哭泣時，我想（呵，讓我告訴你我正想什麼！）我想（當然那是不可能的，納絲典加）我想你……我以爲你也許……也許你會跟我在一起，停止了對他的愛。因此——昨天前天我想，納絲典加，我會，我一定會成功使你愛我；你知道，你自己也說，納絲典加，你說你險些愛上我的。好，那末其次呢？其次就是我要告訴你，就是假如你愛我，我將怎樣。就是這些。沒有什麼了！聽吧，我的朋友——無論如何你總算我的朋友——自然，我是一個可憐的卑污的人，沒重要的地位；但那不是着重點（我似乎不可能講出我的意思，納絲典加，我太迷糊了，）我祇祇會愛你，我愛

你即使你仍舊愛他，即使你愛那個我素不相識的人，你永不會感到我的愛對你是一種重担的。每一分鐘你會感到在你身旁跳動着一顆感激的，溫暖的爲你而有的心……呵，納絲典加，納絲典加！你已給我做了些什麼呢？」

「不要哭，我不希望你哭，」納絲典加說，很快地站了起來。「來，起來，跟我一同走，別哭，別哭」她用手帕去揩淚水；「我們現在走吧，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假如他現在已經遺棄我，他會忘記我，雖然我仍然很愛他（我不願瞞你）……可是，請給我答復。譬如說，假使我已愛上了你，那就是說，假使我祇……呵，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想想吧，當我取笑你的愛情，當我讚嘆你不墮入我的情網時，我是怎樣地傷你的心呵！哦，親愛的！起先我怎末不明白這點，我怎末不明白這點！我怎末能夠這樣的愚笨？可是……好，我決定了，我告訴你。」

「看這裏，納絲典加，你知道爲什麼？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在傷害了你。你已悔恨曾經取笑過我，而我不會有你……除了你的痛苦之外……當然那是

我的過失，納絲典加，再會吧！」

「等等，你聽我說：你能等一下嗎？」

「爲什麼？怎樣？」

「我愛他；可是我要克服這種念頭，我一定克服它，我不能示弱，我正在克服它，我感到……誰知道。也許一切都由今天決定了，因爲我恨他，他已在取笑我，而你在這兒跟我一同哭，爲了你不像他一樣拒絕我，因爲你愛我而他將永愛我，事實上，我也很愛你……對了，我愛你！我愛你正如你愛我一樣：我以前也這樣對你說的，你自己也聽過了——我愛你是因爲你比他好，因爲你比他高尚，而他，他——」

這可憐的女孩是那末激動，她不能再說下去了：她將頭放在我的肩上，後來又倒到我的胸前很傷心地哭，我安慰她，勸她，可是仍不能停止她的哭！她握緊我的手，嗚咽地對我說。

「等等，一會就會好了：我要告訴你……你必定以爲這些眼淚——不過是窮

者的表現，等等就乾的。……最後她忍住了哭，揩去眼淚，我們又一同慢慢走着。我想說話，但她仍要求等着。我們都沉默下來。……最後她鼓起勇氣來說：

「事情就像這樣，」她用顫慄的柔弱的響音說，那聲調裏帶着一種甜蜜的痛楚，刺着我的心；「別以為我做事太輕易而不定，別以為我這末快便可以忘記和改變。我已愛了他一整年，我會對上帝發誓我絕、絕不，甚至在思想上不忠於他……他已經輕視了我，他已恥笑了我——上帝寬恕他吧！可是他已傷害了我的心。我……我不愛他，因為我祇能愛那高尚的，理解我的，慷慨的人；我喜歡那樣的人而他不值得我愛——好了，這已經夠了，如果他後來欺騙我而向我表示：唉，得了！誰知道？我親愛的朋友，」她握緊我的手接下去，「誰知道，也許我所有的愛是一個錯誤的感覺，是一種誤會——也許由於愚昧，由於我對祖母太嚴守秘密？也許我應該愛另外一個人，一個不同的人而不是他，那人會憐憫我，而且……而且……不要再提這些吧，我祇要告訴你……我要告訴你，如果，

我雖然愛他（不，不愛他），如果，雖然你依然會說……：如果你感到你的愛是那末有力量。最後終能驅除了我的舊情——如果你憐恤我——如果你不願使我受命運的孤獨——如果你將永遠像現在一樣愛我——我由衷地感謝你……：將來我的愛會值得你愛的……：你願意握我的手嗎？」

「納絲典加！」我帶哭地屏息住氣說。「納絲典加；呵，納絲典加！」

「夠了，夠了！」她說，幾乎抑制不住自己。「得了，一切都說明白了，不是嗎？不是嗎？你是快樂的——我也快樂。沒有第二句話，等等；原諒我……：說別的事情吧，爲了上帝的緣故。」

「對，納絲典加，對了！那已經夠了，我很快樂，我——對了，納絲典加，讓我們談別的，我們趕快說。好！我很願意。」

我們不知說什麼好：我們哭，我們笑，我們說很多很多沒有意思的不連貫的話；有時我們在小巷裏散步：突然又轉到大路來；於是我們又走到河堤邊，像兩個小孩子。

「我現在是孤獨地生活着，納絲典加，」我說，「可是明天！你當然知道，納絲典加，我很窮，我祇拿到一千二百個盧布，但，那沒有關係。」

「當然沒有關係，祖母有她的年金，那末她不會有什麼負擔。我們得伴陪祖母。」

「當然我們得養祖母。可是瑪特羅娜也在一起。」

「對了，那末我們也養弗加拉！」

「瑪特羅娜是一個好女人，可是她有一個過失，她沒有理想，納絲典加，絕對沒有，但那沒有關係。」

「那很對——我們可以共同地生活；明天你得搬到我們那裏。」

「搬到你們那裏？爲什麼？哦好，我非常願意。」

「對了，租我們一間房。我們有一個頂樓，那是空的，那裏我門曾有一個老的女房客，但現在她已走了！我知道祖母高興租給一個青年人。我問她「爲什麼要租給年青的？」她說，「哦，因爲我老了，你不想想，納絲典加，我需要他做

你的丈夫。」所以我猜想她一定答應。」

「呵，納絲典加！」

我們一同大笑。

「來吧，夠了，夠了，你住那裏？我忘了。」

「走過這邊，近愛克司橋，巴倫尼可夫的住宅。」

「是那間大房子？」

「對了，那間大房子。」

「哦，我知道，是一間很好的房子；你捨棄它，儘可能快的到我們家來。」

「明天，納絲典加，明天吧！我在那裏欠了一些房租，但那沒有關係。我不

白
久便領到薪水了。」

「你知道我也許會讀書，我要自己學點什麼。」

「妙極了！我馬上便可以得到紅利。」

「那末明天你便是我們的房客了。」

夜

「我們一定去看「雪維爾的理髮匠」，因為不久又要上演了。」

「好，我們去，」納絲典加說，「可是聽別的戲更好些。」

「很好，聽別的。當然，那會較好些，我不以為——」

這樣說着，我們如醉如狂地散步，雖然我們知道將發生什麼事情。歇一會，我們停住談了很久，於是又繼續走着，天知道我們到底走到什麼地方，一會眼淚一會大笑。沒有多久，納絲典加應該返家了，我不敢阻留她，我們又一同走着，十五分鐘之後，我們發覺自己又走到堤岸我們會面的地方了。於為她嘆息，淚珠又從她眼眶裏流出來；我即刻變得驚愕和沮喪……可是她握着我的手強迫我再走，和她談話，像剛才一樣喋喋不休。

「這是我回去的時候了，我想，現在一定很晚了吧，」納絲典加後來說，「我們都不要孩子氣了。」

「是的，納絲典加，今晚我不想睡；我不回家了。」

「我想我也不會睡的；你送我回去。」

「我也這樣想！」

「這個時候，我們得一同到家裏。」

「一定，一定。」

「這不要緊嗎？你知道你這時是應該回家的！」

「沒有關係，」我笑着回答。

「好，走吧！」

「走！看看天空。納絲典加，你看！明天一定是一個很好的日子；多末藍的天，多美的月亮！看呀；現在那朵黃雲將她蓋住了，你看，看！不，已經過去了，看吧，看吧！」

可是納絲典加沒有看那朵雲。她像石頭一樣不響地站着。一分鐘之後，她胆怯地向我擠攏過來，她的手在我的手中戰慄；我望着她，她仍然緊緊地挨着我。

這時，一個青年人從我們身旁走過。他突然停住了，留心地看着我們，於是再向前走上幾步。我的心開始悸跳了。

「這是誰，納絲典加？」我低聲說。

「是他，」她說，仍舊更緊地更恐懼地挨近我……我幾乎站立不穩了。

「納絲典加，納絲典加！是你嗎？」我聽到一個聲音在我們背後叫，同時，他朝我們加緊了幾步。

我的上帝：她怎樣叫着，怎樣驚跳起來，怎樣掙脫我的臂膀而奔向他！我站着看着他們，全身幾乎溶化了。但在她還沒有給他手，還沒有投到他的胸懷之前，她向我轉過身來，雙手圍着我的頸子，給我一個溫暖的熱情的接吻。於是也沒有跟我說一句話，她又向他奔去，挽他的手，投到他的懷裏。

我站着看了他們很久。最後，這雙影子便在我的眼前消失了。

早
晨

我的黑夜因早晨的到來而結束了。這是一個陰濕的日子。雨在憂鬱地落着，打着我的窗格，房裏非常陰暗而外面又是一片灰色。我的頭很痛，似乎有點暈眩；熱病已偷偷侵入了我的四肢。

「這裏有你一封信，先生；郵差送來的。」瑪特羅娜鞠着躬說。

「一封信？誰寄來的？」我叫着，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我不知道，先生；你看吧——這裏面會寫上的。」

我急忙地拆開信。那是她寫的！

「呵，請饒恕我，饒恕我！我跪着哀求你的寬恕！我欺騙你也欺騙自己。這

簡直是一個夢，一種幻覺……我的心今天爲你而痛了！寬恕我，請寬恕我吧！

「不要責怪我，因是我至少沒有改變對你尊敬的心。告訴你，我會愛你的，我現在愛你，比前更愛你。呵，我的上帝！假如我能同時地愛你，呵，假如你是他！」

「噢，如果他是你，」這聲音在我的心中迴響。我記得你的話，納絲典加！

「上帝知道我現在應該怎樣的安慰你！我知道你很傷心，很憂抑。我害你了，可是一個人錯愛別人時，會不久便忘記了的。而你很愛我。」

「謝謝你，對了，謝謝你的深情，它將會像一個甜蜜的夢，永遠埋在我的記憶裏，醒了之後仍然長久地保留着。我永遠不會忘記當你像哥哥一樣對我坦誠，而又很熱烈地接受我這顆創傷了的心的時候，你照顧它，看護它，治癒它……假如你肯原諒我，你的記憶將被一種永遠感激的，永不會在我的心靈上暗淡的感情所堅固……我珍貴那記憶；我要對它忠實，我不背棄它，我不會背棄我的心：它太穩固了。昨天他的愛情轉變得真快。」

「我們會再相見的，你得來看我們，你別離開我們，你是我們永恆的朋友，是我的哥哥，你見到我時，你會給我你的手……會不？你會給我的，你已經饒恕了我。不是嗎？你像以前一樣地愛我？」

「呵；愛我吧，不要離開了我，因為現在我仍一樣愛你，因為我珍貴你的愛，因為我應該得到它……我親愛的！下星期我跟他結婚了。他已恢復了對我的愛；他永不會忘記我。你不會因我提到他而生氣吧。我要跟他一同去看你，你也喜歡他，你會嗎？」

「饒恕我，永遠記着你而且愛你的

納絲典加。」

我反反覆覆地讀了那信很久。淚水如急泉般湧出我的眼角。最後，它從我的手上落下了。我用手掩住自己的臉孔。

「先生！我說，先生——」瑪特羅娜說。

「什麼事，瑪特羅娜？」

「我已把天花板上的蜘蛛網掃乾淨了；你可以在這裏舉行婚禮或者開一個宴會。」

我望着瑪特羅娜，她依然是一是誠懇的活潑的老婦人，但不知怎的我突然用一種不愉快的眼光來看她，一張皺縮的面孔，駝背，衰老……同時，不知怎的我覺得自己的房間變得跟瑪特羅娜一樣老。牆和地板看起來沒有一點光彩，一切東西都像很陰暗，蜘蛛網比前更加濃密。不知爲什麼，當我望出窗外時，似乎對面那間房子也很舊很陰沉，圓柱上的灰泥正在脫落和崩壞，那飛簷已經破裂和變黑，那道深黃色的牆已經補了一塊。

陽光從雲層中窺探了一下大地之後，又躲到黑雲的後面去了，在我眼前的一切都比前更陰暗起來。也許在我眼前閃爍的我的整個前途的想像就是這樣悲哀和惹人厭煩的吧。我看見我自己仍像現在一樣，十五年以後，更蒼老了，仍舊住在這間房子，一樣地寂寞，伴着那十五年來並沒有比前聰明的瑪特羅娜。

想像一下我將忍受你的怨恨吧，納絲典加！我會在你們安謐和無憂的快樂上

投下一朵黑雲；由於我痛苦的責難，我將在你的心中惹起了痛楚，將以秘密的怨恨來毀害它，將迫使它在喜樂的時候痛苦地跳動，那末我將粉碎那個當你跟他一同到祭壇時將你黑蜷的頭髮壓到他胸膛的人……呵，不不，絕不！願你的天空晴朗；願你甜蜜的微笑光明而無憂煩，願你因你曾給別人的快樂而得到祝福，這顆孤寂而感恩的心！

我的上帝，一剎那間的快樂！那在一個人的整個生命裏不是太短促了嗎？

